



符·雷·福·舍·茨·著

一年級大學生

時代出版社

82062)
1038

一年級大學生

符·雷福舍茨著

清 河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В. Лифшиц

ПЕРВОКУРСНИКИ

Ленинздат, 1951

內 容 提 要

這部中篇小說生動地描寫了列寧格勒專科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各種活動。它通過這一系列的生活圖景：從投考大學，開始上第一堂課，以及日常的學習、考試、課餘生活，到參加愛國創舉——利用假期修建集體農莊的水電站等等，使讀者了解到蘇聯青年知識分子正如何頑強地進行學習，懷着對祖國、對勞動的熱愛緊張嚴肅地投入建設工作。同時從他們實現自己的發明，進行創造性的建設中，讀者可以認識到科學與勞動、理論與實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怎樣通過蘇聯青年的手和腦結合起來。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鐘樓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8月北京初版 1954年8月第1次印刷

1—23,070冊 177千字

從行進中的火車右方，太陽升起來了。它沿着地平綫向火車急進的方向穩穩地升起，要瞧它是可以用縫縫眼睛的。在車窗和太陽中間伸展着涅瓦河流域的單調的平原，偶爾出現的色彩駁雜的小樹林和遠方村落的朝煙，使平原顯出了生氣。

尼古萊·薩瓦節耶夫比別人起得都早，肩上搭着一條毛巾，手裏拿着肥皂盒，站在車窗前。他的伙伴們還在上層吊鋪上睡覺，腿都蹬成同一的姿勢，頭垂在枕邊。托里亞幾絡亂茅草似的頭髮，在陽光照耀下閃着金光。阿廖沙的黑頭髮却被睡前戴上的髮網壓得很整齊。

「他們怎麼能睡得着呢？真奇怪……像滿沒事似的！」

薩瓦節耶夫輕輕地放下車窗，一股強勁的大風立刻吹進車廂，趕散了悶了一夜的濁氣。阿廖沙並沒有醒，用阿布哈茲民族語言很快地嘟囔了句什麼以後，就把身子翻到另一邊去。「即使他醒了，也沒有關係，」——薩瓦節耶夫想，並把上半身探到車窗外，迎着風，很愉快地呼吸着早晨的極好的清新空氣。

他與托里亞·果魯別夫和阿廖沙·召努阿是在莫斯科的火車站上排隊買車票時相識的，這兩個青年也是準備投考薩瓦節耶夫所要投考的列寧格勒專科學院的。列寧格勒專科學院是全國最著名的專科大學之一，每逢夏季都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從全國各地投奔該校，因此，這三個青年在售票處相遇，並不是什麼奇

怪的事。薩瓦節耶夫剛一聽到他倆談話，還以為召努阿和果魯別夫一定是老朋友。其實，他倆也是在薩瓦節耶夫來此前半小時才認識的。再過半小時，人們就已經以為他們三個——而不是兩個——是老朋友了。他們三人都正在黃金時代，這個時代所固有的特點乃是：彼此之間能很快地取得完全的信任。

在火車上他們彼此不僅已經很好地了解，而且還意識到在今後要想單獨生活，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可想像的。薩瓦節耶夫籃子裏的肥豬肉和黃瓜與召努阿從自己皮箱裏取出的那瓶有些渾濁的酸葡萄酒配起來就是異常可口的小吃。惟有果魯別夫沒能以家裏的吃食來請一請伙伴們。他在莫斯科住在他哥哥家裏，這次是直接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去的，沒有路過自己的家，但是為了避免做朋友的食客，他在下一站就買了一大堆發硬的包子和夾肉麵包。

在車廂裏這三個伙伴睡得最晚，不斷地低聲稱贊他們所選擇的專科大學和未來的職業。他們無條件地把那個專科大學叫做「自己的」，雖然這時只有薩瓦節耶夫有這個資格，因為他是中學畢業時榮膺獎章的優等生，可以不經考試就入學。然而他還是很久沒能睡着，夜間熱烈的交談使他充滿焦急不安。他的朋友們忘記了即將舉行的入學考試，突然很快地睡着了。現在，火車已經駛過薩布里諾，正在滿佈着像牛痘疤似的紅褐色彈坑的沼地平原上行駛着了，他們却仍舊安靜地睡着。

薩瓦節耶夫並沒有注意到窗外這些彈坑、戰壕和埋在土堆裏的半倒塌的掩蔽所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它們出現得非常突然。白樺樹林也同樣突然地變成一個死氣沉沉的黑色的柵欄，在它後邊那輪大而沒有熱力的太陽正在緩慢地上升。這裏三年前是一個戰場。薩瓦節耶夫在他父親信中所讀到過的那些地方這就開始了，現在他懷着悲傷、驕傲和興奮的混亂心情望着它們。「他就在這一帶住過的，」薩瓦節耶夫想，竭

力要把這個憂鬱的戰爭景象銘記在腦海裏，「也許就在這個有幾根木柱像扇面似的凸出着的土房裏……或者是在那已經長出幼嫩的白樺樹的土房裏……總之，就在這一帶……」

「早安！」召努阿在他背後低聲說。他已經起來，而且洗過臉了。現在他正在雪白的綢襪衫上繫緊那條非常漂亮的漆皮帶。阿廖沙的稍微弄濕的頭髮垂到額前，活像烏鴉的翅膀一樣。「我覺得咱們快到了吧？」

「還早着呢，」托里亞·果魯別夫替薩瓦節耶夫用剛睡醒了的嘶啞嗓音懶洋洋地回答，「還沒到柳斑呢……」

聽到早已過了柳斑，他感到很奇怪，沒能認出故鄉的地方，於是急忙動手穿衣服。

車廂裏嘈雜起來，人們都睡醒了。

許多被濃煙繚繞着的巨大工廠廠房在車窗外徐徐閃了過去。一位年輕的女乘務員正在分發車票，收拾寢具，收取茶水費。

「喂，伙伴們，怎麼辦啊？」阿廖沙突然畏懼起來，「從家裏出來的時候我還沉得住氣，眼看到地方了，心裏倒慌了。」

「小伙子們，請你們幫我把皮箱拿下來吧，」一位白髮蒼蒼的、胖胖的、像女教師模樣的老婦人向他們說。伙伴們爭先恐後地奔向放置行李的架子。

「你們有一個人就行了……謝謝。請問，你們是大學生嗎？」

「我們已經不是中學生，但也還不是大學生，」果魯別夫說，「正在過渡時期。有什麼能比這更難受

呢？」

「這麼一說，你們是剛剛畢業的中學生，」這位老婦人微微一笑，「過去是這樣稱呼的。」

「我知道。不過這個稱呼並不能使我們感到輕鬆些……」

乘客們從座位中間的通道向着出口擠過去準備下車。城市已經在窗外移動着了。

「先到宿舍，再到澡堂，然後再到食堂，」不知哪一位粗嗓音的青年在傳達着。

火車緩慢地馳進車站的高大的月台棚下。機車很輕鬆地噴出蒸汽，這個聲音很像說：「好呀，好呀，好呀。」

*

*

*

在月台上他們差點沒擠去了。乘客們携帶着皮箱、大行李包、籃子、背囊及小木箱，像洪流一般從各節車廂裏湧出來，這個人流把三位青年衝散了。搬運員們無精打采地叉着胳膊，沿着月台默默地站成一行。

「人們總是一批一批不斷地坐火車……」

「這是運輸量最高的月份。」

「他們是不需要別人給搬東西的。他們反倒會幫你運送東西呢……這都是大學生！」

托里亞·果魯別夫是柳斑的居民，因而差不多就等於列寧格勒人，他自動擔當了嚮導。

「海軍部的塔尖！」他伸開手臂向伙伴們一指遠處閃閃發光的海軍部的尖屋頂。「這是里節依納依大街……這是阿尼支可夫橋……這是少先宮……這是商場……」

「我父親曾經在列寧格勒城下打過仗，」尼古萊·薩瓦節耶夫若有所思地說，「他也許曾經在這些街道上走過，瞻望過這些樓房……在戰時這些房屋恐怕與現在景況不一樣吧？」

一塊貼着廣告的大牌子，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上邊寫着：「榮膺列寧勳章的國立列寧格勒大學招收各系新生公告……」，「列寧格勒造船專科學院……」，「化學—工藝……」。

「你們知道咱們這兒的大學是怎麼樣的嗎？」以博學自命的果魯別夫問。「這就是車貝舍夫、布特列羅夫、謝切諾夫、科瓦廖夫斯基！就是門德列葉夫和貝凱托夫！這就是季米里亞捷夫、巴甫洛夫、麥克魯·馬克萊！從這裏畢業出去的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比沙列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勃洛克！列寧本人曾在該校應過考試！」他很自豪地望了一下自己的旅伴。

「伙件們，咱們沒選錯學校嗎？」阿廖沙不安起來。「我看咱們還是到大學去吧？」

「你不要鬧孩子脾氣了，」薩瓦節耶夫說，「已經選定了。而且選得很正確。各人有各人的志願！」在花園街附近他們遇到了一夥夥同年人，穿着黑色制服，佩戴着上面有金黃色花紋字的肩章。

「這是什麼制服？」阿廖沙問，「還佩戴肩章……這是屬於哪一兵種的？」

果魯別夫像對待一個病人似的，以同情的目光望了他一眼：

「這不是軍人，是大學生。這是採礦專科大學學生！是榮膺列寧勳章的列寧格勒採礦專科學院的學生。你們知道這個大學已經建立多少年了嗎？一百七十五年啦！卡爾賓斯基、古布金、奧布魯切夫、庫爾納克夫都曾在這個大學學習過！這裏分許多系：採礦系、礦坑測量系、冶煉系、地質勘探系……同時，我哥哥也曾在這個大學學習過呢。他是地質學家……你知道那裏有多麼完備的實驗室，多麼好的博物館

呢！

「他們的制服太好看了！同伴們，咱們沒選錯學校嗎？」

有理智的尼古萊·薩瓦節耶夫又開始說服阿廖沙：

「真是孩子脾氣！咱們的專科大學並不比它差些。咱們大學裏有加列耶夫教授授課呢。」

喀山大教堂的灰色兩翼很有規律地展成半圓形，在大教堂的大圓柱下面是一處五光十色的書市。這些外來人都擠過了人羣擁到書攤跟前。

「要哪一年級的？」售書員問一位胖胖的、很莊重的、穿着白裙、披着短披肩的姑娘。

「二年級『乙班』的。」

「『甲班』或是『乙班』，這跟我沒有關係！」

在隔壁書攤上，有一個穿着帶拉鏈的麂皮短上衣的青年，懶散地在書堆裏翻尋東西。他那雙稍稍眯縫起的眼晴，使他那美麗的面孔顯得有些傲慢。

「我要加列耶夫教授著的『電機教程』。」

這三個外來人互相對看了一下。售書員鑽到書攤底下，不一會兒就遞給顧客一本很厚的書。

「你們這兒沒有最近的版本嗎？在最近的一版裏，華西里·依凡諾維奇做了許多重要的補充。」

「已經賣光了。」

「遺憾得很……那只好向作者去要了……」這位青年把這句話說得很響亮，而且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然後把書放在一邊，就轉到另一個書攤上去。

「聽見沒有？」果魯別夫問，「『華西里·依凡諾維奇』……啊？」

「他要向作者去要呢。你明白這意思嗎？」阿廖沙懷着尊敬的心情低聲說。只有薩瓦節耶夫對於那位青年所說的話漠不關心。他從書攤上拿起一本讀本，翻了翻便買下了。

「這是三年級用的讀本啊，」果魯別夫驚訝地說。

「會有用的。你要知道，我沒有資格向作者去要……」

他們把行李拿到果魯別夫的哥哥家裏，當時他哥哥不在家，他們向音樂館方面拐彎，來到了方丹卡河河邊。一艘汽艇在白色的浪花裏，像被刺馬針刺激的奔馬一般地拚命想衝出水面，順着這條河疾馳。浪花閃閃發光。浮雲一動不動地停在夏園的菩提樹上空。一羣兒童正在河岸街的石板上作「升級」遊戲。

「從前我就知道這座城市很壯麗，」阿廖沙·召努阿把羊皮帽子向腦後一推，極口稱贊地說，「可沒想到它竟然美到這樣……」

「夏園！」果魯別夫大聲說，重新履行其嚮導的職責。

「這不用你說我們也知道。全國各地現在都在演出『黑桃皇后』呢。」

「那又怎麼樣呢？」

「這就是說，在各個歌劇院裏所演的蓋爾曼，就是在這個鐵柵欄旁邊與麗莎相會的！」

● 等於我們的「跳方格」、「造房子」遊戲。

● 從普希金的一首詩所改編的歌劇。

這所專科大學座落在城郊的松樹公園裏。它那銀白色的嚴整的輪廓，透過紅松樹幹間的空隙從老遠就已經可以看到。這是主要的建築物。還有許多附屬房屋和辦公用的建築物，可以說是——一座整個的學校城市。這三位外來的青年越走近專科大學正門，他們的步伐也越緩慢起來。甚至連自命不凡的托里亞·果魯別夫也失去了平時的鎮靜。在正門的寬大台階上，他們不約而同地停住了腳步，互相望了望。

「怎麼？進去不？」果魯別夫說。

他們終於走進了大門。

幾分鐘以後，他們的慌張神情已經連影兒也沒有了。他們和投考這所專科大學的別的人一起，交出了證件，得到了各項指示，熟悉了考試日程表，聽取了各種解釋與說明，知道了怎樣到寄宿舍去——沒有時間胆怯了。再說，要胆怯的話，那胆怯的人可也就太多了！大概，報名投考這所著名專科大學的男女青年，總數不下千餘人呢。

在大學食堂吃過飯以後，他們又回到城裏。阿廖沙和薩瓦節耶夫從前只是從書本上、從複製畫上、從電影裏了解列寧格勒，現在他們却親眼看到它了。這幾位伙伴毫無目的地徘徊在街道上和河岸街上，一點也不感到疲勞。他們從彼得格勒區來到了涅瓦河畔，在納西莫夫海軍學校附近那艘永遠拋着錨的「阿芙樂爾」巡洋艦的旁邊很莊重的靜默了片刻，然後又跨過了涅瓦河，登上了伊薩克天主堂的圓屋頂。城市浸沉在他們腳底下的淡紫色的煙霧之中，遍地綠樹成蔭，到處閃爍着銀白色的水光，市郊到處是工廠區，都是鋼骨水泥的建築……他們一下子跑遍了艾爾米塔日博物館，結果弄得頭昏目眩，這才理解到這樣走馬觀花

是不行的。於是他們又折返回去，先看了一下彼得大帝的大廳。彼得大帝時代的複雜而堅固的機器，使他們感到驚訝。

「一架多麼貴重的仿型機床！」薩瓦節耶夫對同伴們說。「我却沒有想到在那個時候竟有了這樣的技術！」

這些古老機床上的和機器上的裝飾——用金屬製成的人形、各種小雕刻圖……使他們深受感動。生鐵軸被鑄成了一個肥胖的、橢圓的小小的人形。果魯別夫把這一點解釋為新的生產上的美學在當時剛剛萌芽。他就是這樣說的：「生產上的美學」。他皺着眉，談論着：

「新時代、新的生產力、新的關係，因而對於美也應該有新的觀念。而在最初的時候，則是一片混亂，新舊時代的交替……還在不久以前——我曾在書本上讀過關於這件事——製造第一批汽車的時候，人們還企圖仿效古代的轎式馬車呢。轎式馬車固然構造得很漂亮，但是沒有馬就會成爲一個怪物。你們說對嗎？」

在大廳的盡頭，他們看到玻璃後邊的安樂椅上，坐着彼得大帝的黃色蠟像。他穿着背心、長統襪子和方頭黑皮鞋。這一切都是真實的。說明上寫着蠟像的假髮——有那麼一說——是用彼得大帝的真髮製成的。這一點不知爲什麼沒有合阿廖沙·召努阿的心意。

「依我看來，彼得大帝時代的機床能更好地而且更準確地反映他的時代和彼得大帝本人。你們認爲如何？」

他們本來還想到普希金紀念館去，可是當他們走出博物館時，很驚異地發覺天已入暮了。只是在這時

候他們才感覺到由於跑路和這一天的許多印象所引起的極度疲憊。

半小時以後他們已經進到宿舍了。管理員把房間的鑰匙交給薩瓦節耶夫。宿舍內亂哄哄，好像蜂窩似的。

「瞧，咱們已經在列寧格勒度過第一天了，」薩瓦節耶夫說，「我父親曾在列寧格勒城下打過仗。」

「可是現在他在哪兒呢？」果魯別夫問。

「現在他已經死了。他在列寧格勒戰場上犧牲了……」

莫羅澤夫坐在公共圖書館對面的小花園裏，將灰色的軍官斗篷放在皮箱上面，並解開夏季軍服上衣的領子。他差不多有六年沒到列寧格勒來了。時間過得多麼快呀！……

在這些年裏，莫羅澤夫記憶中的涅瓦大街，是另外一種樣子：荒無人煙，一片燒毀了的古老商場的殘蹟，許多在大雪堆間迂迴曲折的羊腸小徑……現在，從列寧格勒的莫斯科車站直到參謀部，涅瓦大街上却遍地都矗立着建築架，這些在戰時被破壞了的房屋已經修復，而且比其它房屋顯得更爲美麗；沿着這條大街聳立着的建築架似乎完全像平時的一樣，完全像戰前的一樣，單是房屋正面在油漆着，即便這種日常情況，乍看起來也使莫羅澤夫感到驚訝而激動。

一羣兒童在長條凳跟前玩沙子，他們頭上戴的紅色和藍色的小風帽，使他們活像一些小矮人；婦女們推着小搖籃車，上邊裝有遮蔽夕陽用的、柔軟膠質的帳子；背後傳來書齋市場的一片嘈雜聲音；對面樓房的迴轉玻璃門不斷通過涅瓦大街把斑斑的日光反射過來。

還在火車上，莫羅澤夫就決定首先去看瑪沙。這件事情本來應該立刻去做。如果他所推斷的一切都正確，那不用任何解釋他就會明白，而且也可以不加責備地離開她。其實，他又怎能責備她哪一點呢？

然而現在，他却坐在這裏猶豫不決，同時鄙視自己的胆怯。雖然如此，他總還是坐着，直到長長的陰

影已經落到涅瓦大街上面，母親們推走了小搖籃車。

瑪沙住在彼得格勒區。這是一條不很寬的街道，兩旁佈滿了許多被矮的鐵柵欄圍着的樹木。當時正是夏末，在那裂了縫的柏油路上，已經堆積着第一批飄落下來得樹葉。突然路燈通明起來——街道立刻呈現出夜間的景色。已經很久沒有到這裏來了！六年了？還不止吧。還要長得多吧。年年的景況不一樣……他在街角買了一束紫紅色的丁香花。

有過一次，正在這樣一個夜晚，他倆看完「馬克辛的青年時代」電影以後往回走。他們彼此都不需要互相詢問。瑪沙第一次挽着他的手臂——她很沉靜，鬱鬱不樂，充滿着觀後的印象。從那時候起，馬克辛的小曲子（莫羅澤夫在前綫上常聽到）常常使他想起這條靜夜的街道和那個被暗淡燈光照射着的大門口。直到瑪沙那次把他領到家裏去以前，他們總是在這裏分手。

那時候她母親還活着，這是一位言談簡潔的白髮老大娘，她永遠是那麼慇懃與沉靜。她對於所有的同志和女兒的友伴都同樣熱誠的款待，直到很久以後，莫羅澤夫才體會到這個待人親切的家庭氣氛，如何敏感地、委婉地薰陶了他這個曾由兒童保育院教養出來的學生。

瑪沙的父親叫尼古萊·謝爾蓋耶維奇，莫羅澤夫到她家去的時候，總是很少趕上他在家。莫羅澤夫向來都在這位身材不高的、大嗓門的、在外表上看來有些粗暴的、一生總保持着他那威嚴的、指揮官腔調的和老幹部習氣的人的面前感到有點茫然失措。尼古萊·謝爾蓋耶維奇很早以前，遠在國內戰爭尚未結束時就離開了軍隊，但是他仍然保持着指揮官的習慣。這一點在工作中曾經發生過幾次誤會，但總起來說，還是對他好處多壞處少。他到成年的時候才受到高等教育，因此他對於自己的學業較之一般青年更加珍惜。

想到瑪沙的時候，同時也想到她的母親，想到尼古萊·謝爾蓋耶維奇，想到這個款待周到的家庭，在這個家庭裏永遠可以聽到青年人的、彈鋼琴的和一會兒擺飯桌，一會兒又收拾飯桌的聲音——這一切念頭，說來不是很奇怪的嗎？想瑪沙的念頭引起了一連串的、看來很疏遠但一向是很親切的回憶：初戀時的不安心情，在冬宮廣場上跳環圈舞的學校畢業晚會，在今天已經淡忘了的與芬蘭作戰時的那個嚴冬，那時他穿着結冰的半截短大衣在實行燈火管制的市內走，那時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個戰士……瑪沙就彷彿是用這一切回憶所織成的，並且是專爲了他而織成的。

在戰爭的歲月裏，他們不斷通信。一九四三年夏，在她的信中出現了閣洛莫夫。最初是在提到醫院時說起的，——他是在她所照管的病房裏的許多傷員之一。後來就像在電影片上一樣：鏡頭從人羣中選出一個人，用特寫把他表現出來，瑪沙信中原提到的幾十個人名却漸漸都讓位給這一個人名了：「柯斯加昨天說……」，「再過一個禮拜還要給柯斯加進行一次手術……」，「你將想像不到柯斯加從同志們收到那麼多絕妙的信件……」，「手術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柯斯加十分憂慮……」，「今天我同柯斯加第一次在市內遊覽了一圈……」，柯斯加已經成了她的心上人，穩固地贏得了她的心！

還是和往日一樣，暗淡的小電燈泡照耀着大門口。一位老年的掃院女工坐在椅子上。她很冷淡地對莫羅澤夫看了一眼，而莫羅澤夫一看到她就微笑了一下。這時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可是當莫羅澤夫已經走上台階的時候，她突然轉過頭，望着他的背影：她就認出他來了。

在門旁，他遲疑了片刻，然後按了電鈴。只在這時他才想起那束丁香花，就急忙將它塞進軍服上衣的

衣袋裏。

「認出來了！一聽口音就聽出來了！」尼古萊·謝爾蓋耶維奇大聲歡迎莫羅澤夫。他幾乎沒有見老，只不過更胖了一些，又彷彿變得更矮了，此外，灰色頭髮裏增添了一些白髮。

「您真的認出來了嗎？」

「再過一百年我也能認出你來！」尼古萊·謝爾蓋耶維奇把莫羅澤夫領到窗前：「喂，老弟，再把你叫『謝爾蓋』是不太適宜了……你的父名怎麼稱呼？」

「難道您一定要知道嗎？」

「如果你認為不必要，那也就算了！可是已經有多少年我沒有看見你了呢？整個戰爭期間……」

這間屋子裏的情況並沒有多大變化。沙發上放着一些書籍、教科書和練習本。緊靠沙發旁的椅子上也同樣放着一疊書，還有一杯茶。

「是瑪沙在這兒研究功課嗎？」莫羅澤夫問。

「是我在這兒研究功課！老弟，從今年起我也是一個大學生了！」

「您？您不是工程師嗎。」

「一個星期內，有六天我是工程師，有一天我是大學生。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學的學生。得學習呀！光靠一套老本錢是不能過活的……你怎麼樣，又回到第一年級了嗎？瑪沙對我說，你會寫信告訴過她。可是她現在已經在醫科大學三年級了。你料想不到吧？」

「現在她在哪兒呢？在大學裏嗎？」